

》快评南京 快报评论员 伍里川

南京深井救援与“王家岭追问”

到 13 日为止，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 36 人，仍然有两名工人被“困”井下。而在南京下关一处工地，4 月 5 日不慎坠入 30 多米深的钻井中的电焊工小孙，仍然没有被救出来。时间已过 9 天。

对电焊工小孙的拯救，有人视为“王家岭式救援”。不惜代价的救援行动是如此相似，不抛弃、不放弃的救援精神是如此令人动容。

从只关注群体命运，到注视个体命运，尊重个体生命利益，这个过程，我们走了很久。那种要求个体生命利益绝对地服从于集体利益的时代，好歹也已经在我们的身后。问题是，当具体事件一股脑地到聚集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出现了“选择”，这种“选择”印证了我们在改变成见和积习问题上的艰难和反复性。“深井救

援”事件在这个城市的“波澜不惊”，就是“选择”的结果：在媒体的报道之外，我们看不到“王家岭式救援”的轰轰烈烈，似乎所有的救援就只在那口井里展开。

王家岭矿难的爆炸性和唯一性，使得被困的“王家岭兄弟”成为公众目下最大的关注焦点，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同时关注苦苦求生的“电焊工兄弟”，除非我们错误地认为“王家岭”事大，“深井”事小。

我们需要真正地关注个体命运的问题上成熟起来，那么这个标志显然应该是对所有个体生命的落难，都忧心忡忡，都思图救济。

自人类有救援史起，任何救援行动，都不是孤立的行为。而且任何救援都不单单是一份技术活，那种人人抱团、共同面对的精神往往超越蛮力和现实的

条件，具有更重要的作用。王家岭救援之所以彪炳救援史，一句话，这场救援的背后是整个中国的力量。但是南京的“深井救援”少了一份必要的力量。

对王家岭的关注，不应该用尽我们的能量；对“王家岭兄弟”的牵挂，也没有完成我们关注个体命运的课题。“深井救援”呼唤的不是一个专业的救援队，而是整个南京的力量。

很多时候，公众关心什么，不关心什么，多是出于人的本能，并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地方，但是，把公众分散的目光集中起来，把公众关注的热情调动起来，却是政府和整个媒介社会更需要做的事情。因为人们的视野有限，需要有力量帮助他们看到被忽视了的或者处在关注死角中的事物。

诚然，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天，小孙在井下又处在一种极端

困难的境地，得不到食物，甚至离开了生命探测仪的“势力范围”，他的生命可以说危在旦夕。不测的命运，朴实的身份，对生命的渴望……小孙的坚井令人感同身受。电焊工小孙是我们每个人的兄弟，甚至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怎能够漠视“自己”的生命在地下挣扎？

小孙最终能不能活着“升井”，是个体生命面对的一道题目，也是整个社会受到的“王家岭式的考问”。

就让我们，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媒介社会，使出更大的劲，把力量和目光全部“投放”在那口井、那个危在旦夕的生命。也许，我们的担忧，并不会带来直接的帮助，但是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一个城市温柔的心肠。城市的文明应有陪着自己的市民经历生死的底气，否则，这样的文明将是苍白的。

》今日视点

细微之处显真情 务实之举见作风

胡锦涛主席今年首次出访，率先简化礼宾程序，抵离往访国时不再举行迎送活动。这一措施的实行，引起了各方面热烈反响。

近年来，中央根据国际惯例和国内实际，坚持“务实、精干、节约”的原则，对领导人出访礼宾安排、新闻报道等进行改革，

不断出台和完善具体措施，如取消离抵京送迎仪式，精简出访随行人员，限定新闻报道篇幅……一项又一项改革措施既具体细致，又扎实有效，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欢迎。这次胡锦涛主席带头简化出访迎送安排，是中央一贯倡导的礼宾改革的继续，是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对礼宾工作作

出的新调整，进一步彰显了我国务实开放的国家形象。

细微之处显真情，务实之举见作风。简化出访国外迎送安排，看似简单细微的一个变化，却折射出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十分繁重，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按

照中央的要求，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开拓创新、攻坚克难，真正做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务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新华社记者 刘东凯 孙承斌

告《非诚勿扰》
大厨范儿呢？！



漫画 俞晓翔

剩男剩女满天飞，可怜娃总是没人追。哥们王二狗跟我感慨时，我知道他不是在看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就是在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

当前，这两档相亲节目宛如哪吒踩着风火轮狂飞，人气高涨像火箭升天。只不过 PK 结果是，《非诚勿扰》更胜一筹，所以《我们约会吧》不干了，跳出来称《非诚勿扰》是“李鬼”，他们才是李逵。

以浆糊我的视角看，李鬼大战李逵，却舞斧舞得比李逵精彩又劲道，不值得大惊小怪。非要怪的话，只能怪李逵没听宋江哥的话，没练好内功，对峙 PK 时让人家三下五除二给打蒙了，可打蒙诉苦的亡羊补牢之举，晚了。

这也好比，一个大厨做了一道美味，结果让人家别的厨师尝了并模仿也做了一道，而且这道更美味，这时，大厨不干了，非要找炊事长说理去。这有意思吗？这行为，还有大厨范儿吗？

姜春康

魏县，教师仪仗队是否也该解散了

总书记出访期间带头简化迎送仪式，无疑展示了与时俱进、务实开放的大国风采。点滴之中，求真务实的作风跃然纸上。日前，河北魏县为举办第十一届梨花节，从全县教育战线选拔 160 名年轻教师作为礼仪、导游，“不务正业”，更让人感慨——总书记尚且身体力行，带头简化出访迎送安排，为什么地方还是会有人热衷于搞各种形式上的东西呢？

事实上，非但有女教师当礼

仪小姐，诸如学生被礼仪的新闻报道也是时有发生。而一些基层领导到了某个地方之后，之所以要让教师、学生“夹道迎送”，让一大群随从前呼后拥，实则上就是一种权力摆谱。只不过，这种礼仪用错了地方，只会给地方造成不必要的负担，给群众带来心理上的反感。非但如此，也会让领导形象受损。

既然现在总书记已经开始带头简化迎送仪式，那么，河北魏县的教师仪仗队是不是首先应该解散了呢？毫无疑问，当然

应该解散。非但如此，相关部门还应该像要求“严格控制建设楼堂馆所，严禁豪华装修办公楼”那样，要求领导出行应该做到轻车简从。

清代思想家魏源曾在《治篇十一》中写道，“以繁文缛节为足鼎太平”，示例办事要讲求实效，不要那么多繁文缛节。至少在笔者看来，各级各部门的领导下基层的时候，也要少搞点层层陪同和迎来送往才行。

杨菁(南京 职员)

礼宾改革的意义不能简单移植到地方

今天，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明晰角色、应对冷静、收放自如、轻舞飞扬，越来越老练和成熟，展现了祖国与时俱进、务实开放的风采。这种背景下的取消迎送之举，体现的是体恤民情、以人为本的亲民务实，这不仅是外交新风，更是可以感知的开阔胸襟、大国气度。

从外交出访礼宾改革的一步推动，很多国人希望将其

思路移植、复制到国内，将各级地方政府繁文缛节的迎送礼仪也加以改革，这是可以理解的期待。但应清醒的是，首先，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应该理解为以前的盛典与今天的简朴，都是值得肯定的，是国仪的需要，改革体现的是与时俱进；后者，从来都是官场不良作风，对其改革是兴利除弊。其次，外交上必要的礼仪是遵从国际惯例，如仪仗队、礼炮等欢迎国宾的礼节，不能移植到地

方上仿效，类似“最牛书记”那种开个会，莅临某地，也劳师动众，搞得惊天动地的欢迎排场，或者装模作样也搞什么列队检阅、夹道唱诗，将学生娃也撵出学校来搞人山人海、万民簇拥，却是必须唾弃的官僚行径。这二者不可简单类比，不能盲目复制，前者可带着微笑欣赏，不改亦可，改了更佳；后者，则应对之以金刚怒目，非大刀阔斧砍削横扫不可。

杨光志(重庆 评论员)

期待基层领导们逐步告别“迎来送往”

中国人讲究礼仪交情，强调人际关系，细探究“迎来送往”说不定还会弄出一门学问来。由房龄等人所撰之《晋书·虞预本传》可知，至少在东晋，这种官场习俗就已相当盛行。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一位名为张集馨的官员在他的笔记和书信中也有关于此类的记载。此公慨叹：“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为“有识者耻之”。毫无疑问，从古到今大概不乏对“迎来送往”的官场劣习有过种种振聋

发聩之说。然而，此种官场劣习依然绵绵不绝，长盛不衰，而且代代都有新的花样。

然而，从我国高层出访仪式的变化，显示着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思路将向着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延伸。但是，笔者更期待基层干部也能在“迎来送往”中转变作风。

目前，我们反腐倡廉，改革创新，但是对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迎来送往”却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很多人认为这是

人之常情。其实，表面上看的确是人之常情，但实际上看却是劳民伤财，强人所难，虚于应付，空求排场。这些弊端不仅败坏党风、民风，而且上行下效，积习难改。

政府作为社会资源和价值观念的整合者、管理者，上层都能够做到“轻车简从”，不知道基层领导能否受到启示，也少一些“迎来送往”“夹道欢迎”呢？

田方(南阳 职员)

》谈笑风生

公权很“厚黑” 民则“棺惧之”

近期，广东吴川市民政局在闹市区放置 13 副棺材，并挂上写有“殡葬管理监察大队”和“葬改举报中心”的牌子。当地居民每每经过此地，无不惊异，并表示强烈不满。据悉，民政局该举动源于一起土地归属争议。

(4月13日广州日报)

闹市置棺，听起来颇具戏剧性，毕竟“棺材”非寻常物，它往往跟“死亡”有着文化关联，看到棺材，人们难免会觉得诡异和不祥。

吴川市民政局离谱地在“闹市置棺”，不是为了搞行为艺术，而是“别有用意”——想以此震慑土地争端中的“敌方”，施加压力，使其屈服，好了结纠纷。最终是否偿愿，我们不得而知，但可知的是，至少附近居民、师生们是吓得失色了，“不明真相”之余，纷纷示以愤慨。

或许较之于暴力打压、恶语凌辱等，“闹市置棺”的方式，尚算温和，没造成利益争执者皮肉、尊严上的直接受辱，但带诅咒式的以棺施压，其效果不异于打骂。本来土地归属权、赔偿价格问题，可以通过圆桌协商的法子，来平衡双边利益；实在不行，还能排衙听讼，通过法律渠道解决，总之是“条条大道通罗马”，何患无办法。但一旦搬出棺材，就是撕破脸，不留和平协议的余地了。

“闹市置棺”，其实是种很“厚黑”的利益博弈方式。民政局与争执者的土地争议，并非“不可调和”的，只要能本着契约精神，按照市场原则，在妥协基础上寻求利益契合点，或许就能剪断纠结。但遗憾的是，民政局奉行的是“快恩慢怨”的江湖法则。这其中，蕴藏着权力本位的逻辑——民政局自恃公权在握，傲慢之下，缺少跟一介草民平等协商的耐心，因而与其对峙公堂、大费口舌，不如“以棺惧之”。它不仅让当事的“寻衅滋事”者受到胁迫，更在公共空间造成了社会安全感的稀缺。可怕的是，公权变得厚黑，公共利益则失去屏障。 余宗明(武汉 学生)

举头望明月 何处是故乡？

今天，四川江油、湖北安陆、甘肃天水、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纷纷自称是李白的故乡，点燃了李白故里争夺战。

(4月13日《中国经济周刊》)

遥想老李当年举头望明月之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一千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为了自己的故里问题人们争得如此不亦乐乎，而且还被赋予了国际身份，一不小心“被跨国”，成了“李白耶夫斯基”。这事也怪老李，你一个诗人不在家好好作诗到处瞎转悠什么，幸亏唐代还没有飞机火车，要不然五大洲四大洋都会跟着起哄。

老李也是，写了那么多流芳千古的诗作，怎么就不写写自己的故乡呢，你若把低头思故乡中的故乡直接写成江油、安陆、天水或者是碎叶就好了，不但会避免今日的故里争端，而且还会植入广告，让故乡伴随你的诗作远扬古今中外。你老人家还有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写本回忆录，这一点你和当今社会的很多名人是没法比的，你看现在的名人多厉害，年纪没你大名头没你响亮，回忆录都出好几本了，你当时要是出本类似《我和故乡 XX 不得不说的故事》或者《XX 啊，我的故乡》这样的回忆录，哪会有现在这么多事，你要没时间写，完全可以找枪手代笔呀。

行文至此，笔者倒想出一个好主意。这四个地方不是都宣称自己是李白故里吗，那好，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不妨对两国四地的政府官员进行一次文化大考核，哪个地区背诵出李白的诗最多，理解的意思最透彻最全面，最能反映真实的李白文化谁就算获胜，获胜一方即可取得李白故里的最终使用权。因为牵涉其它国家，所以应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一组织考核。

实在不行，笔者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面给李白故里之争做个了断，最终认定李白的身份为“宇宙无敌超级诗人 Mr 李”，户籍一栏填：宇宙。 丁炜(青岛 教师)